

心窗
片羽

爱与喜欢的博弈

□朱朱

很多年前读《乱世佳人》，感觉那样的情感太过遥远，郝思嘉任性骄纵，依然因为美貌而被丧心病狂地爱着，白瑞德为了得到她的爱费钱费时、劳心劳力，而郝思嘉从一个浮浅的女孩子到真正认识爱花了大半生的时间。在这个故事里，爱与人性的较量此起彼伏，写得深入，但看得累。后来读《简·爱》，经典台词至今流传，为了让故事证实爱的平等，一直到罗切斯特瞎了，看不见相貌平庸的简·爱，才成全了两人后半生的柏拉图。

大诗人元稹，尽管一生当中被一贬再贬，仍改不了只恋不娶的习惯。可能从那时候起他就明白，喜欢转为带有社会责任的爱以后，味道就变了。清丽脱俗的绝句会变成意味深长的叹息。

喜欢跟爱是有区别的，相同时间和空间的喜欢和爱，爱里面有责任、有期待、有希望，而喜欢的里面只有喜欢。喜欢的纯度高，爱的成分复杂。假如一份喜欢没有发展成为爱，始于喜欢、终于喜欢，当属最高境界的情感。略带一些遗憾和心疼会更好，这是人类的负面情绪里为数不多能生成正能量的东西。

20年不见，同学聚会里永远不朽的内容就是当年的喜欢。多少故事从相见时四目相对的眼神开始。从前清瘦的少年早已被应酬和疲惫催成了胖子，提到心中的女神灵魂瞬间出窍，眼神也变了，深藏多年的喜欢一下涌上心头，仿佛穿越了一般。

班里年纪最小、性格内向的姑娘，因为太美备受关注，也因此困扰。谁都不知道她跟那个老实巴交的小子暗生喜欢。当年埋头送鸡毛信的男孩儿成了建筑企业的小头目，像当年承诺不偷看一样，诚实可靠，工程款从不拖欠。说起当年的集体打架，也是因为那个姑娘，心急打抱不平，第一脚踹空的男生，现在沉着稳重身居要位。另一个拍大腿直呼为什么不叫上他，仿佛错过了一生。坐在一旁的老师呵呵笑了，为啥不汇报啊，不用打架也能解决。

年轻时的喜欢，越是幼稚的行为越能证明，也越能维护，仿佛加一点点理智都不行。

人越长，越觉得世界混沌，在模糊了对错的同时，精神力竭中一次次面临人性的考验。在生活逼迫下慢慢成为令人讨厌的中年人，也会在同学聚会中变回当初的少年。酒过三巡又三巡，每个人都醉了，每个人都清醒。

爱情都感受过了，还是感觉喜欢更隽永纯净。假如用喜欢代替爱去过日子，会显得幼稚。假如在喜欢的年纪里去爱，那种认真的责任感又有些不成熟。少年时的喜欢会比爱要轻松、要欢喜，除去喜欢什么都不用。成熟后遇到的爱，你还得考虑物质和社会阶层的匹配。

那些旷世流传的爱情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呢？只会让人们看到爱的背后那些心计与沉重，在不想长大又不得不长大的遗憾里，能有一个瞬间回想到当初的喜欢，除去喜欢什么都没有的纯粹，是挽回任何一种沉沦的良药。



待到春风吹起

魏旺

住房

□毛文文

小时候，住小房子
心大，体瘦，往里搬东西
雨水跟着茅草挤进来

老鼠削尖脑袋在暗处偷吃
鸡蛋换的麦芽糖
现在，发福的身体住进大房子

宽敞明亮，这样的空洞
让我想往外搬，身体附带的
暗疾和盆景上的枯叶蝶

紫琅诗会

愿你从此步履轻安

□明前茶

做布鞋十几年，徐师傅攒下来的宝贝有一橱柜，打开他的收藏，我惊呆了：都是木头雕的鞋楦，每一只鞋楦上都密密麻麻地记着客人的鞋样、尺寸。

拿起一只鞋楦，徐师傅随口就能说出客人的故事：这只鞋楦的跖围特别宽大，主人曾经在黄山上做了20年挑山工。他每天把饮料、菜蔬与方便面挑上山，再把游人留下的垃圾挑下山。长年累月的重担把他的脚都压塌、压扁了，连大一号的黄球鞋在前脚掌最宽处都挤脚。撑着这一天爬几千级台阶的一口气，他把一双儿女养大，都供到了北京的大学。50岁那年，他来北京做过半月板手术，儿子担心他回到山里继续操劳，硬拖他来，要给他定制一双好鞋。

儿子提前一天来，恳求徐师傅：别告诉他爹，在北京定制这样一双千层底布鞋价格几何。

徐师傅蹲下去，握住老挑山工脚，轻放在纸板上，以笔画出轮廓，以软尺仔细丈量跖围、跖围、兜跟围的尺寸，他感受到老挑山工的扭捏——这辈子，老挑山工都是服务他人，没有被这样悉心服务过。老挑山工谦卑地道歉说：“我这汗脚熏着你了吧，孩子。”又说：“儿子也是见外，要做布鞋，回去让老伴纳鞋底，不就行了？”

徐师傅微笑地解释：“我们的手工比你家大婶更讲究。而且，您的养育之恩有一万分，儿子想着能还一分，也是他的孝道，您总不能让您的孝心没处搁？”这话儿又和煦，又在情理，老挑山工渐渐心安，神态终于松弛下来。

量过脚样，老挑山工穿回他的黄球鞋。徐师傅按照北京的老礼儿把这对父子送出门外，突然很感动：门口就是通衢大道，过马路时，那西装革履的儿子赶紧像牵住娃儿一样挽起父亲的手，与弓背缩肩的老父亲同行。他没有强迫父亲换上体面的衣裳，换上咯脚的皮鞋。如果乡下人的布衣装束能让父亲少一点在大城市的拘束，那就

任由他穿得好像刚刚挑山归来。

某双鞋楦的兜跟围异常粗大，也令徐师傅印象深刻，那位布鞋的主人是一位踏着泥泞起藕的师傅，女的，年轻时在北京胡同里长大，性格果决又任性。上班没几年，在旅行中遇见真爱，义无反顾嫁去湖北蔡甸。爹娘对她的远嫁很不满意，临行前，互呛了很多伤感情的话，双方都赌着气，整整十年没有往来。

十年后，当爹的癌症去世，姑娘听闻噩耗，举家回来奔丧。那几天，女儿睡在母亲的脚跟头，两人陪着淌泪，聊到半夜。姑娘在北京的最后一天，母亲执意要带女儿到徐师傅这里，替她做一双鞋。母亲说：“后半夜，她睡着了，我握着她的脚腕，想着就是这双铁脚拖着一两百斤的藕在泥荡里来去，心头又咸又涩。我姑娘原先脚踝骨都像鸳鸯一样细脚伶仃的，如今，脚腕这般粗，怕是穿任何鞋子，鞋筒子那里都箍得难受。”

替姑娘量完脚上的尺寸，姑娘打开了随身的背包，母亲与徐师傅都大吃一惊：那是一包纳好的鞋底，苧麻线纳成的针脚呈十字形，比平常手工布鞋的针脚更多一倍。可以看出，纳得极其用心，勒紧麻线绳的刹手用了十成的力，以至于针脚如米粒一样整齐规则地排列在鞋底上，摸上去有微微的凹凸感。姑娘说，走了两年，她就懊悔没有取得父母的谅解，可是，这一家人，血管里流动的液体都是火焰与烈酒酿就的，谁都没有学会让步，没有学会把炮蹶子的起势缓缓收回去。她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弟弟偷画了父母的鞋样寄到湖北。每年，在没什么藕要起的五六月份，她抽出空来，为爹娘各纳一双鞋垫。鞋底纳好了，她也不敢寄回去，她怕听到老爹恨铁不成钢的斥骂，又怕听到电话里母亲不舍的啜泣声。

她硬起心肠，非要等自己混出个人样来，把夫家的房子翻修一新，再把

爹娘接到湖北长住。她就想，那会儿她就有资格给爹娘端上大砂锅里炖出的排骨藕汤，就有资格排出这一连排的鞋底，跟爹娘商议要缝什么样的鞋帮子了。

她暗中揣测爹娘的模样，她记得老人们都说过，年纪大了，穿什么鞋子前脚掌都挤脚，鞋子的跖围是一点点加宽的，得加宽多少才对头呢？她一直琢磨这个问题。她住的乡镇，四周都是湖荡，湖荡中种着密密的莲藕。5月份莲叶已经立叶出水，可嗅见远远近近的莲叶释放出似有若无的香气。这种香气是怅惘的，又是满怀期待的，撩动她的鬓发，在她的鼻尖儿上流连，忽然让她想起在北京念高中时，语文老师在外学习小组上念过的一首诗：

锦带杂花钿，罗衣垂绿川。
问子今何去，出采江南莲。
辽西三千里，欲寄无因缘。
愿君早返，及此荷花鲜。

而今，她带着16双鞋底归来，返家已迟，老父已逝，还好，母亲尚在。母亲告诉她，徐师傅有一门手艺，叫做“反纳”，针脚都走在鞋帮内，还会在鞋底铺上一层薄棉花，扞上膛底布，走起路来轻巧舒适，又细致美观。她就背上了这一包鞋底，看徐师傅能不能接过她纳的鞋底，替母亲把鞋都做了。

徐师傅照例蹲下，描下这姑娘老母亲的脚样，又把姑娘纳的鞋底放上去比，巧了，多数纹丝不差。徐师傅问，男鞋的鞋底子还需要缝纳吗？

姑娘还没有回答，老母亲已经开口井井有条地安排：“先把这最宽的鞋垫子缝纳了吧，就做成老头子最喜欢的蚌壳鞋，白底黑帮，我要告诉老头子，他每次喝醉必要念叨的闺女已经回来。剩下的那些鞋底子不要浪费。我儿子新近迷上了汉服，老惦记着汉服配球鞋不够好看。我打量过，他的脚码几乎和老头子一样，过两天带他来，替他做几双中国味儿的厚底子布鞋吧。”

玉兰一瓣